發揮儒家的生命熱力

主講人：張起鈞 教授

時　間：七十五年十一月九日

主講人簡介

張起鈞先生，現任師範大學教授。張教授在學術上的成就，是在《老子》研究方面，是國際知名的專家，著有：《老子》、《老子哲學》、《智慧的老子》。其次，張教授是一位非常愛國的學者，在哲學思想方面，提倡積極奮進與悅樂的人生觀，提倡大同思想、大有為思想，這些思想在現今時代，不論就國內現狀，或就整個世界思想的混亂來說，都是思想指導的方針。

張教授畢業於北大政治系，後來在北平中國大學擔任教授，也曾在新聞界服務過，來臺後在《新天地》月刊擔任主編，後有一段時間旅居、遊學美國，在華盛頓大學、夏威夷大學、南伊利諾大學教學。另著有：《中國哲學史話》、《中國的未來》、《旅美漫話》、《人生漫話》等。另外，張先生也是美食專家，著有《烹調原理》一書。

編案：這是張起鈞教授在慧炬演講的紀錄，張教授雖然已經作古多年，但演講中所透露的熱力仍是今日所亟需。

各位先生：

今天講的題目是「發揮儒家生命的熱力」，也許內容不一定好，大家不一定感興趣，但卻很有意義。

今天大家談中國文化，沒有不贊成儒家的，即使是信佛教的人，對儒家亦不排斥，但結果卻使儒家有了偏差，只重其枝節，而忘了儒家最重要的宗旨，在拙作〈大有為思想〉一文中談到不要讓儒家走上消極的一面。大家都知道：基督教談博愛，佛教也談慈悲為懷。我雖然對「老學」有所研究，但個人體會很深的還是儒家，儒家比佛教、基督教有更大的熱

忱。佛教中除了大慈大悲的人不算，一般佛教徒談明心見性，了生脫死，是了自己的生，自己擺脫輪迴，自己成佛。基督教徒禱告，是求自己上天堂，而儒家談忠孝，是為別人，若沒有強烈的熱力如何能達到？這些是儒家必然要做的，但大家都做而不說，說的人只講理論，我們應喚醒大家不要捨本逐末，應該重新正視儒家。

現在來說一個眞實的小故事：

一九六〇年，在西雅圖中美學術會議上，主題演講人是胡適先生，談中美雙方的貢獻，談到中國從西方那兒學了很多，例如：以前中國人不懂得如何限制君權，但自從和西洋人接觸以後，就知道用憲法來限制君權。當時沒有人反對，但我認為胡先生是拿洋人的觀點來看中國，好有一比，中國人原先不懂得煮咖啡，咖啡壺進口後，我們就會了，但這說法不對，因為中國人不喝咖啡，權利義務是外國人的觀念，以前中國人沒有這觀念，權利有很嚴苛的定義。中國人從來沒有想要限制君權，皇帝要做什麼，臣下是不會限制的，中國有些像魏徵的諫臣，並非是要限制君權，而是想成人之美，希望皇帝好好做，若這樣做即是聖人之君，就是堯舜；若那樣做即是桀紂之君，讓萬民傷心。其用意在此，而非限制君權。而胡先生所言是以西洋人的觀點看中國人。胡先生是大賢，精通中國文化，在中學時代即背了十三經，以胡先生之學貫中西，尚且用洋人的觀點來看事情，更何況一般人？因此，我常說我們的教育是西洋教育的中文版，例如我們現在講四書，是按洋人的觀點談四書，若現在請一些祖父輩的前輩談四書，一定不是這樣的說法。在此情況下，談中國東西卻用了西洋的思想，因此很自然地，我們談儒家，會說儒家是一門哲學，儒家固然有其哲學，但儒家不只是一門哲學，範圍更廣。范仲淹、司馬光、張居正、林則徐、曾國藩，他們不是儒家嗎？他們當然是儒家。他們不一定是研究哲學的，但仍是儒家。

孟子談性善，荀子談性惡，若用今日臺灣教育要求標準答案的立場來說，那麼儒家究竟是主張性善還是性惡？後來王陽明講致良知，朱子談理氣，因此，儒家並沒有一定答案，而他們都是儒。例如談康德哲學、黑格爾哲學有一定系統，但儒家不像這些，儒家千變萬化，卻有一定的旨趣。

個人認為儒家千言萬語，中心旨趣歸於孟子所說的：「中也養不中，才也養不才。」有才幹的人養不才的人，這話看似平淡，但卻是儒家靈魂、精神所在。

中即有分量、夠標準的人，中要幫助不中的人，建立對社會的責任，中才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，也是可敬的人，照美國人的說法是指值得驕傲的，但這值得驕傲並非天生的，是社會培養起來的。孔子是大教育家，他說若不能聯想，不能舉一反三的人則教也是白教。北平話說好肉才出好湯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有好的成就是不是要感謝父母以及列祖列宗給你好的血統？若只有好材料，社會不培養你能有成就嗎？例如：在非洲沒見過圍棋，非洲人能下得好圍棋嗎？若李遠哲活在倒退五十年的日據時代，能有現在的成就嗎？因此，我們有今日的成就要回饋社會。故必須中養不中，才養不才。

孟子說：「今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」，忽然看見小孩掉到井裡，心中必然一動，「將入」是正在掉，還沒掉進去（就是英文文法所謂現在進行式），「乍見」是心中沒有準備，忽然看到，才會心中一驚，此時的反應是純潔的，是觸及惻隱之心的。後來王陽明說看到人受傷會心中一慟，這些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例子。例如儒家說父母死要服三年之喪，有人問：「若只服一年喪就吃好的穿好的行嗎？」孔子說：「你心安不安？若安，則可。」但孔子說：「不忍哉！」從心理上說，天下第一等人多半是很仁愛的，走偏鋒的人多半不是第一等人才，「中養不中，才養不才」，看似簡單，但卻是儒家的精神所在，拿這個而引申，就是「君子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。

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是儒家的「道」，和希臘哲學、佛教、基督教不同的是，儒家要建立地上的天堂，佛教要同登彼岸，擺脫輪迴，基督教說升天堂，但儒家不要到彼岸，也不要升天堂，而是要在地上建立一個天堂，因此儒家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天平下。儒家就生活上來說，愛父母，愛國家，不是為自己，是為別人，這事看似容易，做起來很困難，就生物來說，每人都是一個個體，一個生命的單元，我吃飯是為自己，一切完整的生物系統都是為了自己，但儒家認為人所為一切要不為自己，需要有很強大的熱力，衝破藩籬，才能達成。孔子周遊列國，忍受顛沛流離，知其不可而為之，是為了天下百姓，若從心理學來說，這是神經病，但如此做需有極大的生命熱力才能做到。

京戲中有一句戲詞：「臣要盡忠子盡孝，方在人間走一遭。」這是標準的儒家思想，西洋人有許多殉道者，卻不是為了盡忠盡孝。假若沒有這種生命的熱力，就不能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了。清朝左宗棠曾說：「身無半畝，心有天下。」顧炎武說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」儒者所留下的話都是為了天下百姓，如

果沒有這種熱忱，儒家精神便消失，故儒家的基本觀點是人要有生命的熱力。

清人顏元說：我們是為學而講，學是學做人。如果以講為學，此乃本末倒置，後來儒家發展以講為主了。儒家歷代有三大挫折：第一挫折是受魏晉清談影響，走向消極一面，臺灣的奇蹟是大陸上優秀分子來臺，政府勵精圖治，大家一起努力而得來的。唐代的興盛也是如此，因為有許多好的制度，實際上唐代的制度是承襲北朝的，當年，儒家有二大派：一派是講清談的，一派是講治國平天下的，當時北朝中有許多大儒根據儒家三禮定制度，是一種實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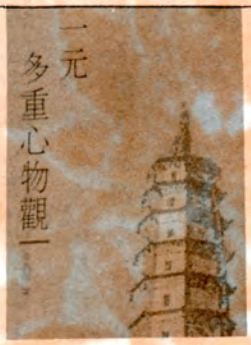
釋迦牟尼有極高的智慧，儒家也不免受其影響。《論語》原為一本治國平天下的書，宋人趙普說：「半部論語治天下。」但經由宋明理學，儒家的論語就變為一本修身的書了，牟宗三、唐君毅、熊十力等著名的學者亦如此認為，宋明理學變為小己之學，蕭公權先生認為宋儒的仁義道德理論變為儒家的清談，足以使中原淪喪。此乃第二個挫折。

第三個挫折是今日的新儒家，新儒家今日有所成就，但卻不能代表儒家的正統，是按著西洋人的拍子跳舞。有些新儒家在近二十年不崇洋媚外，按自己的觀點談儒家，但仍受康德、黑格爾的影響，這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。舉個例子，好比孔孟學說為一條船，這條船走到這裡是要向左還是向右轉，而不是另外造一條船。「新儒家」認為宋明理學是儒學，但和孔孟的儒學又有所差異，因此才稱為「新儒學」。現今的學者所談的儒學當然和古時的不同，因為和宋明理學在名詞上相同而稱「新儒學」，且這些學者亦十分崇敬宋明理學，於是成了完全從理論來談，而忘卻了儒家的熱情，對天下國家之使命。世界歷史上許多強大的民族至今沒落，乃是「道」的沒落，歷史上只有三個民族——猶太、印度、中國能長久，乃是因為有「道」，在中國是儒家使我們一直強大。猶太、印度今日已逐漸沒落了，中國四、五千年因為有「道」才有今日，中國的「道」就是要建立地上天堂，就是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。李約瑟說中國文化很特別，任何文化都有「生老病死」，但中國文化卻能屹立不搖。我曾在南伊利諾大學演講談到，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如此，乃是因為我們的儒家思想，儒家的精神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因此到了有危機時，一定有第一流人才出來解決，近代最好的例子如孫中山先生、蔣介石先生。

今日亞洲最繁榮的是所謂東亞五條龍：臺

灣、日本、南韓、香港、新加坡，都是談孔孟學說的，這是事實。假定今日只談康德、黑格爾這種純理論式的哲學，而不談熱情、熱愛、熱力，儒家命脈如何維繫？

近代儒家今天應該怎麼辦？不是我們另外編一套，而是以儒家的精神針對今日的問題來解決，今日美國文化是以人滅天，我們要解決的不只是自己的問題，還有如何領導世界的問題，光憑著物質就能達到人類的幸福嗎？能達到人類的理想嗎？今年三月我在講演中提到公務員不貪污是最起碼的，不是全部，同樣的，若談儒家只談心性修養，而不談治國平天下，那只是半個儒家，也因此會帶來危機，真正的儒家精神是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針對當前問題來建立一套解決的辦法，建立一條道路。



李杏邨 著

一元多重心物觀

如果說天地間一切事物，大至天體的運行，小至蟲蟻的衍生，都是心物交織的一貫作業，那麼形而上的道如何和形而下的器接體合流，形成心物一體的經驗世界呢？本書從物理學、陰陽學、丹道氣脈、超心理學、瑜珈、藏密及佛學各方面一一闡明，內涵廣博，義理精深，文字優美。

定價　300元

郵撥 0003484-5
慧炬雜誌社